

# 青龙山赋

□ 周志平

秦岭雄峙，街巴蜀之灵秀；青龙横亘，镇康州之要冲。万壑藏幽，昔贯茶马千重岫；千岩缙锦，今涵嘉陵一碧泓。林涛叠翠凝清响，烟岚含芳润雅踪。四序皆春藏胜概，千峰竞秀蔚葱茏。实乃陇上蓬瀛境，人间康养第一峰。

景以入彰，山因贤显；心随民往，梦绕情牵。张公书怀，康州主政，胸藏丘壑含清旷，情系苍黎践寸丹。肇“五美”宏图兴故邑，举文旅大业破雄关；筑古道凌空舒浩气，开秘境含章惠黎元。红栏悬栈，裁霞为带萦千峰；铁索横峦，化险为途达远川。步移烟霞萦紫翠，眸转山河入眼帘。纳乾坤之浩气，铸人文之精髓；承往圣之清韵，开今代之新元。

为政之要，唯民是念；为官之德，唯行是鉴。昔有焚林开径，志破千重险；今有躬政开岭，心牵万户安。贤者秉“乡村

振兴”之宏旨，怀“绿水青山”之赤诚。凿荒崖而开佳境，变僻壤为桃源。一径通天，载尽登临之趣；万民感德，永留青史之刊。“民怀至德方为治，政润初心始见安”，此之谓也。

山不在高，有贤则名；政不在奢，惠民则馨。今观青龙奋跃，云道摩星；德润沃野，功勒苍冥。昔贤筑台，常怀忧乐天下之忧；今彦开疆，长抱福泽黎庶之诚。康州之兴，可见初心如磐；陇原之盛，长昭浩气如霆。“山凝厚德承民望，政润清风启太平”，斯言可证，足慰苍生。

峰峦载义，草木含情，敦勤垂范，万古流馨。青龙不语，阅尽千秋德政；嘉陵长吟，歌传一代英名。陇南胜境，以兹为魂；康州福祉，赖此以成。愿借青龙千秋月，常昭人间瑞气祥；愿凭此岭千重翠，永润秦陇万代宁！



□ 杜富桂

# 一川金黄，满腹忧思

武都白龙江河谷的角弓镇，因江北山形如角、江南山弯如弓、江水似弦而得名。心中暗付，究竟是怎样的灵秀水土，才给陇南这座乡间小镇，赋予了如此藏尽山水灵韵的好名字。

踏足角弓镇，极目望去，但见江水流远，山石嶙峋，眼前不见长林丰草，村落却恬静安然，游人如织，络绎不绝；身着汉服的俊男靓女，衣袂翩跹，又自成一一道风景。

小贩们忙着招揽生意，却并不大声吆喝，只以最淳朴的乡音、最温暖的笑脸，迎着八方来客。扑面而来的憨实之气、朴素之风，竟让人恍若归乡，生出一种见了亲人般的喜悦。

春风徐来，六千亩油菜花化作金色海浪，鎏金遍野，浩荡无垠。花海间，有女子在抚琴轻吟，有佳人踏歌而行，有人扮作上京赶考的书生。在这春天盛景里，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的诗句是这般应景，原来春天里的草木与爱情，注定要一同生长。

角弓镇啊，美得宛若遗落人间的童话。六千亩灿烂花田，在母亲心中，是比黄金更珍贵的希望，是养活人的庄稼、是铁锅里飘香的菜油，是甘甜的花蜜，是安安稳稳的人间烟火。

满心欢喜扑向花田时，蓦然惊觉，自己与油菜花早有千丝万缕的牵绊。我的前世，或许就是一株油菜花。它的花形极为别致，四片花瓣齐齐整整，围作十字架，边缘微卷，似裁云剪月的精巧；香气细若游丝，风一吹便散，风停了又悄然袭来，清浅到几乎让人忽略。

曾几何时，我是那样孤零的一株，喝着雨露，晒着暖阳，看天上云卷云舒，独自在风中摇曳。可在角弓镇的花海中，万万千千花儿层层叠叠，前后相继，我在认领花儿，花儿也在认领我。

心中莫名想起几句歌词：“她没有烟火绚丽，也不像鸟儿会迁徙，宁愿是条船，如果你是海，至少让她降落在你怀中。”

这次喜与忧伤交织的苦涩，是这般肆意汪洋的美丽与清芬，甜中带涩，香里含苦，她似花，又非花，不过是庄稼成熟之前的序曲——“萸萸裳裳绿叶稠，千村欣卜榨新油。爱他生计资民用，不是闲花野草流”。

花田边，有人正在售卖着新采的油菜花蜜——那尚未结晶的蜜色，是澄澈的浅珀，漾着诱人的光泽。刹那间，花香与甜蜜缠绵绵绵，深深吐纳间，那是泥土与根的魂魄，是蜂与花倾心相爱的缱绻深情。

我突然想起老家那一亩自留地。母亲近乎虔诚地播下油菜籽，油菜苗怯生生、羞答答地从土里探出头，一天天染绿了田垄，油菜叶嫩得仿佛能掐出水来，在春风里轻轻舞蹈。总有人忍不住揪一把，那鲜绿的油菜叶本就是农家的好菜肴。淘洗干净的油菜叶，只需在沸水中焯十秒，捞入冷水中过凉之后，再捏干水分，便服服帖帖任人烹调，就算香油啊、鸡精、味精什么都没有，只调一点盐和醋就是美味哩！

油菜叶那么好吃，油菜苗又怎禁得住你一把、他一把的明偷暗抢？若就这样当菜吃了，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？母亲心疼得不行，便日日守在地里。她买不起化肥，也没有足够的农

家肥滋养油菜，能做的，不过是俯身拔草、躬身松土，日日盼着好雨水，守着阳光与和风。这些老天爷赐给土地的恩宠本无需分文，但老天记性也不怎么好，时常忘了下雨，下起雨来又忘记天晴。风不调雨不顺的时候，母亲在叹气，油菜蔫哒哒地没有精神。油菜长老的时候，天便冷了，母亲又给每一株油菜细细地盖上一层薄厚均匀的土，就像给每一株油菜缝制着过冬的棉被。母亲就像油菜的娘，满心盼着他们长大，盼着他们成才。

日子一天天暖起来，柳丝抽长，桃杏开谢，苹果花、梨花次第零落，山野染透新绿。我家那亩油菜，竟在某个夜里像接到了花开的指令，齐齐绽开了花骨朵，轰轰烈烈地铺满了田埂。母亲站在地头，笑意盈盈。她穿梭在油菜花行间拔草，蜂蝶在她耳旁嗡嗡喧闹，在母亲听来，那就是世间最美妙的音乐，春风拂着母亲的短发，吹得油菜花一颤一颤地，颠到了生命繁华的顶峰，母亲仿佛已经触到了几个月后的丰收景象，触到了孩子们油汤油水的好日子。

山弯地里，总有人高亢又悲凄地唱着山歌，一个男人嘶哑地唱：“哎——哎——哎牡丹开了根朽了啊，相片照下人走了，哎哎哎，去家了去，不管她，哪个树上没谎花……”

多少年了，常常会想起这首山歌，曾经年幼的我，似乎已懵懂地触到了人生的无奈，为何所有盛开的背后，都藏着难以确定的悲苦。

这让我想起诗经《谷风》里的句子：“习习谷风，以阴为雨。黽勉同心，不宜有怒。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？德音莫违，及尔同死……”念起它时，心头总漫上一层凉意。人这一生，朝九晚五也好，春秋丰收也罢，都无非是在为了衣食奔忙，如果想要得到更多，就必须更拼命努力，“熬出头了”便是人生美满的最高嘉奖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但用一个“熬”字来铺垫，便成了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太难了也太苦了。

我下意识地抬眼望去，六千亩油菜花海，在春风吹拂下，如波似浪，可我竟不敢笃定，这满田的油菜终会迎来丰收。那些白白欢喜过的盛开呀，那些空口无凭的海誓山盟……

此刻，我站在角弓的油菜花田里，这繁花如锦，谁能分辨出哪一朵花，注定结不出饱满的籽？可她们开放的时候，总归让自己美丽过，总归让来看花的人，心情美丽过。就像那些没有结果的爱情，也一定有好多好多美好的回忆。

六千亩油菜花如发酵的金子，如纷扬的黄雪，人们为这漫天盛景奔赴而来，若我八十六岁的母亲也站在繁花中央，望着茁壮花繁，母亲该会怎样欣喜呀！她定会在心里盘算：这六千亩的油菜，能产多少斤油籽？能榨多少斤清油？

如果母亲就在这片花海里，她那被半生烟火与辛劳染得灰扑扑的人生，定会在这浩瀚的金黄镀上最耀眼的华彩，她的心底，从来不止田垄间庄稼的花、果木的花，也一定藏着万千烂漫春色，那些曾因生计错过的、未曾敢奢望

的绚烂，都会在这片花田里尽数绽放吧！

我们小的时候，母亲还正年轻，三十多岁的母亲，却已被生活消磨得没有一点爱美的心情，院子里种些花花草草该多好啊，母亲却在墙脚埋下洋葱，洋葱也开花，丑丑的花儿气质卑微，气味也不迷人。母亲还在院里的苹果树间种上豆角，栽下西红柿苗子……

母亲自己，穿着灰扑扑的旧衣裳，剪了短发，脸上也从来没有抹过雪花膏。父亲曾在北京出差的时候，给母亲买了一件天蓝色的确良衬衫，我记得在一院子温和的阳光下，母亲刚洗过的头发半湿半干，她试穿了那件明媚的衬衫，整个人就像是电影海报里的刘三姐一样好看。她还端起我们家唯一的一面小镜子照了又照——在我记忆里，母亲很少有照镜子的时候。我踮着脚尖想看看镜子中的母亲有多美，母亲却把镜子移到我面前，镜子里映出被父母宠爱的小女孩兴奋的红扑扑的笑脸。

第二天，母亲却把蓝衬衫卖给了上街的王姨，用卖了衬衫的钱给我们买来了一些大米。放学回家，我端着香气四溢的米饭，望着依旧穿着灰扑扑衣裳的母亲，忽然想起母亲穿着明媚的天蓝衬衫，站在暖阳里，像蓝宝石一样发光的模样，心头猛地一酸，我的眼泪就要涌出来了，怕母亲觉察，慌乱低下头，把脸深深埋进饭碗里。那年我才八岁，第一次尝到心情沉重的滋味——为母亲委屈，为生活憋闷，多年之后，我依然记得，那天心底挥之不去的怅然若失。

正是这份绵长的怅然，在往后的岁月里成了我心底隐秘的执念。长大后，我宁可一日三餐都是粗茶淡饭，但一定要让衣裳保持鲜亮，哪怕日子过得再窘迫，再艰难，我绝不在人前灰头土脸，失了体面。

父亲无数次告诫我，他和母亲的衣裳多得挂满了衣柜，换都换不过来，劝我不要胡乱花钱，要攒些钱以备不时之需。“只要有钱，啥样的衣裳买不到，但啥样的衣裳又能换成钱？”我听话地点头，但依然我行我素。

三年前，父亲永远离开了我，去往了天国，如今的我，再也没有人管我存没存下钱，日子平顺与坎坷，都无人在意了。

风吹来，吹得六千亩的油菜花俯仰生姿，同行的人皆是心怀温热，灵魂相契。恍惚间，我的父亲，出现在了这片金色的花田中，笑意浸在眉梢，温暖如故，我正要奔向他，可清风漫卷花海，层层花浪合奏起人间欢歌，风过花摇，那曾让我心疼、予我心安、做我依靠的身影，转瞬间融进了繁花深处，杳无踪迹。

伫立田埂之上，我仿佛又一次经历了父亲离世时的无助与悲怆，久久缓不过神来。忽有所悟；但凡与泥土相侵的一切，都与我的父亲血脉相连。这岁岁安稳的丰收，便是父亲在另一个世界，默默护我余生最温暖妥帖的见证。而我朴素了一生的母亲，最大的心愿，不过是盼着世世代代，仓廪充实，粮米不缺，清油不竭。

# 南山小院雅聚记

□ 邱怀玺

岁在丙午，节届清明，公历二零二六年四月五日也。时惟暮春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暖阳融融以拂地，轻烟袅袅而绕山。成县南山之麓，有小院幽栖。远尘嚣之纷扰，寻山间之清趣，佳木繁阴，芳草萋萋，新蕊含香，和风微熏，俯仰之间，尽是春和景明之致，乃文人雅士雅集之佳所也。

是日也，陇上文史著籍刘可通先生，年届八旬，精神矍铄，携满腹学识与珍藏墨宝前来；文化大家张瑜、满正人，深耕地方文脉，笔笔笃研古之心而至；更有好友张弛、安晓泉、罗红兵、何文辉、王宏雁、李伟峰及任小琴、王美艳、刘雨霞女士，齐聚于此，共赴文会，叙情谊，论古今，畅叙幽情，不亦乐乎。

雅集既始，围坐闲谈，无俗事之扰耳，有文墨之润心。刘可通先生首开讲席，以毕生治学之功，纵论陇南地方文脉路，细析钱币学渊源、金石碑刻之精妙，旁征地方志所载，考究区域文化名人行迹，探古代经济之变迁，述钱币文化之底蕴，吟诗词文赋之华章，言辞恳切，学识渊深，听者无不凝神静思，如沐春风。谈及金石瑰宝《西狭颂》，先生兴致愈浓，欣然取出珍藏之陈伯希榜书《西狭颂》墨宝，缓缓展于案几。笔墨淋漓，道劲苍古，尽摹汉碑神韵，尽显名家风骨，一字一画皆藏文脉厚重，一纸一墨尽载陇右风华。众人围聚赏鉴，抚卷赞叹。

赏宝毕，先生复以一生阅历，传人生至理，慨然言曰：“人这一生，只需踏踏实实做事就行了，别的不去问，不去想，就一定有大成，成大智。”语浅意深，道尽治学为人之真谛，满座皆为之动容，顿首叹服。继而张瑜先生接续畅谈，由成县西狭颂切入，详析西狭文化之深厚底蕴，述西狭文化促进会之耕耘，言《西狭颂》杂志编辑发行之初心，以传承地方金石文化为己任，拳拳之心，溢于言表。满正人

先生亦倾囊相授，叙十余载潜心钻研之所得，谈金石文化之考据，解寺庙文化之奥秘，探羌族文化之源流，更述习汉隶之感悟，见解独到，启思良多。张弛先生亦结合多年深耕地方史之经历，打治学心得，话探寻文脉之甘苦。众人畅所欲言，意趣相投，一室之内，文风盎然，气氛热烈至极。

刘可通先生兴致高昂之时，朗声唱起俄罗斯歌曲《我们举杯》，歌声浑厚，饱含岁月温情，满座为之动容。安晓泉先生亦欣然放歌，一曲《亭亭凤凰台》清越悠扬，再吟《同谷七歌》慷慨沉郁，古韵流转，绕梁不绝，将雅聚之欢推向高潮。席间笑语盈盈，暖意融融，无尊卑之拘，无俗礼之缚，唯以文会友，以情相交，共赏春光之美，同享治学之乐。

观今日之会，群贤共聚南山小院，沐春风，赏墨宝，论文史，叙情谊，悟人生，既得自然之雅趣，又获学识之滋养，更感先贤治学之笃实，为人之纯粹。王宏雁先生有感而发：“聆听了各位老哥和前辈的金玉良言，让我更加明白不忘初心，踏实做事就是做人根本。”此言恰合众心，治学之道，为人之理，皆在踏实二字，不慕浮华，潜心深耕，方得始终。

斯世浮躁，暖意融融，能得此清幽之所，聚志同道合之友，共赏名家墨宝，共探陇右文脉，实属幸事。

余兴未消，时光渐晚。古人云：天下无不散之宴席。夜深席散，众皆依依，感念相逢之乐，慨叹流光之速。

前辈张瑜执余之手，郑重嘱曰：今日之会，诚文化之盛事，怀望老师当记之，以存其迹。

前辈重托，责之所在，义不容辞，敢不铭心而谨从。唯余笔拙词微，言不能尽其妙，语难达其深情，仅略记始末，聊表敬意，以志不忘云尔。

# 雪中的绿

□ 杨一鸣

雪落下来的时候  
整个原野都在变轻  
枯枝、石阶、远山的轮廓  
一层层褪去颜色

雪又厚了几分  
它只是把叶片  
放得更低

而它在那里  
低低地伏着  
像冬天写了一半的句子  
忽然收回笔锋

也许  
绿从来不需要理由  
就像雪落  
就像一个人  
在某个黄昏  
决定原谅自己的沉默

我在想——  
泥土之下  
那些看不见的根须  
是否也曾犹豫  
要不要穿过冻层

远处有脚印  
深深浅浅  
被新雪慢慢填平

北风翻过第三道山梁时

它还是那样绿着  
不追问，也不解释

# 光影照亮乡野 文化浸润民心

——陇南公益电影进农村有感

□ 岳军红

量公益放映送到百姓家门口，让文化惠民真正走进田间、扎根民心。

每一场放映都精心筹备，每一部影片都贴合民心。从铭记峥嵘岁月、传承红色基因的经典影片，到贴近乡土生活、诉说人间温情的本土故事片；从普及农技知识、法治安全、反诈常识的科普短片，到陪伴孩童成长的趣味动画，各类优质影片轮番上映，满足老人、青年、孩童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。光影之间，大家追忆奋斗历程，厚植家国情怀；科普影像中，乡亲们学习实用知识，提升生活技能；温情故

事里，感受人间美好，放松疲惫身心。

一方小银幕，满满烟火情。老人们凝神观影，回味往昔岁月；孩子们嬉笑打闹，满是童真欢乐，原本寂静的乡村夜晚，变得格外温馨热闹。小小的银幕，不仅带来了鲜活的视听享受，更架起了邻里沟通的桥梁，凝聚起浓浓的乡土情谊，让农耕生活的闲暇时光，多了一份文化陪伴与精神慰藉。

未来，陇南公益电影将继续坚守惠民初心，走遍山乡角落，用源源不断的光影故事，丰富百姓精神生活，传递民生温暖，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，让欢乐与温情常驻百姓心间。

# 竹实

第2039期